

上海市民哔哔道： 最懂上海阿姨的男人

这个标题当然要做个限定。

就像上海的生活有很多横截面一样，上海的阿姨也有很多横截面。博主哔哔道演绎了很多上海阿姨，但总结一下，是同一类。

一

兰珍、招娣、龙银……

博主哔哔道是个80后上海“男小歪”，但是在短视频里演绎的上海阿姨们，总能让人忍不住拍一下掌，“哎哟，跟阿拉娘一式一样。”“这不就是我上趟在北外滩看到的拍照阿姨吗？”

即使得到了大范围的认同，但在约采访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对这一题目进行了限定。

“我题目用‘最了解’肯定是不严谨的，我觉得从你拍摄的各种视频来看，你最了解的是某一类阿姨。我先来说说我自己的理解哦。”

“这类上海阿姨是年轻时候吃过一些苦的，可能经历过上山下乡，之后从事一份比较普通的工作，又在时代奔涌向前的时候经历下岗。她们是有点被时代抛下的，但韧性很强，生命能量很强。”

“我同意80%。”哔哔道说，“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个群体的阿姨，就像你说的，大家都是脚碰脚出生，就是说没有谁是富贵人家。在这个背景之下，不管是书读得不多也好，上山下乡也好，甚至于到后面吃大锅饭、下岗，或者有的改革开放后去做生意了，我觉得她们有一些相同的底色。”

“举个例子来说，她们都比较做人。去饭店吃饭一定要打包回来的，其实不一定吃，但她们看不得浪费在那里。这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还可以常常讨论讨论，‘诶，吃勿啦，那个老好哪呀’。其实并不是说她们天生就是这样的，而是过去的生活造成了一些生活的伤痕，就导致她们会这样。”

人都是时代的产物，哔哔道觉得“我们这代人也会有自己的问题。比如说现在00后有没有房子无所谓，但像我们80后90后这批人，还是要房子。你上班出来不分房子了呀对吧，全靠自己，而我会内心深处觉得借房子这件事，接受不了。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家的草窝。随便买套房子，我就安心了，你不要跟我讲贷款不划算什么的。”

这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安全感，每代人的安全感来源不一样。对于哔哔道所演绎的那批上海阿姨来说，在她们时代，经历过很多让她们没有安全感的事，也经历过生

活空间狭窄，物资贫瘠的时候，所以她们就会留有那些对于物质和空间想要拼命“占有”，或死命节俭的印记。

哔哔道曾经不理解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小辰光，很难吃到蓝罐曲奇。“我妈就经常是，好东西要抢着送给人家：‘掰个丹麦蓝罐曲奇，依勿要动啊，掰个慢叫要送给人家哦。’”

更夸张的是，之前一年过年去外婆家，外婆打开一个铁皮罐子给他吃糖，“全是喔喔、佳佳这种。伊放了好多年了，勿舍得吃，伊就想好了，过年小囡过去就给小囡吃。”

二

哔哔道是在拍摄短视频的过程中，慢慢了解和接受阿姨的，“在了解的过程中你就能接受了，和解了。”

就像文学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一样，哔哔道拍摄的短视频也源于生活。

哔哔道一开始做自媒体并没想好做什么，他有的时候拍自己少年时候的故事，有的时候模仿这个人，模仿那个人。“吃过两年萝卜干饭，没人看，也没有火。”

后来还是身边这批熟悉的阿姨给了他灵感。

他对她们很了解。

他知道她们出去吃饭一定要把湿巾纸退掉的，如果退不掉，那就一定要把它带回家当抹布。“最结棍是一个阿姨，伊拿湿巾纸收回去，bang，做条短裤，给伊老公穿。”

他知道她们发语音短信的时候，总归是要重新再听一遍的，“我妈就是，‘喂，兰珍。喂，兰珍’，就一定要听一遍，这个是常态”；他也晓得她们去坐地铁的辰光会呼朋引伴，“来呀来呀，坐呀坐呀”。

“有人说我丑化上海阿姨，就像阿拉娘会质疑：‘哎哟，依个丑化嘛，阿拉那个样子啊？’我讲：‘依就那个样子啊’。”

“这是真实的反馈，我只是把它拍出来而已，我没有要故意丑化，或者故意去教育任何人。但阿拉娘下趟坐地铁的辰光会讲：‘哎，兰珍，掰位置勿要抢了嘛，人家要嫌便（上海话，嫌弃）阿拉老年人了，阿拉可是新时代女性啊’。”

了解是因为这些阿姨都在他身边，是他母亲和她的小姐妹们。“生活老嗲的，老优雅的阿姨，我接触不着，我就拍不出，我就不要硬拍。”

因为熟悉，所以了解；因为了解，才会理解。

“你不要看她们表面上做这些事情，就觉得哪能哪能，她们有背后的逻辑，有自己的诱因和生长环境的，就像你所说的，她们的一些4050的故事，导致她们有这样的生活痕迹，去理解，就没那么难了。”



三

而哔哔道还没有停留在理解这一层上，这一类上海阿姨，是他的模仿对象，但他没有把她们当工具，而是真的欣赏她们，认可她们，看到了她们身上老Jia（上海话读音，表示能干）的地方。

哔哔道在一个视频中演绎了以前在商场门口拉人头的阿姨，“妹妹，帮阿姨个忙，到楼上做份市场调查啊。”

这在十多年前是非常常见的现象，留言里有人就说：“死去的回忆开始攻击我。”“西宫门口”“置地广场门口”……

也有人看到了创作者所想要表达的：“虽然以前最讨厌这些人，现在看看大家都不容易。”“90年代纺织大军流入社会，放下脸皮做起不熟悉的行当。”

说起创作缘由，哔哔道说：“你要为她们发声呀，她们有自己的苦难，家里面要开伙窗的呀，她们也不想这么快被淘汰掉。”

但是他并不是同情她们，而是对她们“有敬畏心”。

“她们也许做的是你们不想去做的那批工作，但是伊拉做下来了，那么多调研报告，全是伊拉一个个做出来的。依要感谢伊拉，现在有噶好的品牌发展，都是伊拉拉人调研出来的。而且伊拉做这份工作，会让伊拉觉得走在社会的前沿，她优越感老强的，‘依晓得阿姨最近在做啥呀，阿姨在帮奥迪公司做调研。’她们在这过程中反哺到了自信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”

这种敬畏心在他请阿姨们去唱卡拉OK后升起得尤为明显。“我看她们怎么薅羊毛，‘哎哟薅搭有券，我蹲了薅搭买单，再拼拼只，八个钟头对伐？’伊拉算得清清爽爽。‘依带啥物事？我带方肉……’我觉得她们是真快乐，当知道是我买单后，她们又会给我情绪价值：‘吴老板买单，老来塞啊。’”

“她们经历过那些大浪潮之后，反而韧性很强，她们大概是这样想的，再差也见到了，现在不要太好哦。”

“我从她们身上获得了能量。”

晨报记者 顾 箬 实习生 何怡雯

